

野

語

野語六

伏虎道場行者編

語幻目次

大仙樓

荔支

狐成神

榴花

姐官

珠勒

償釵

崔生

異獸

神譚

冥攝

瓷土地

厭勝三則

藏魂錄

附架刑

符童

盧姑

野語六

語幻

大仙樓

樓在楚南節署中塑一像金容道服由來已久有掃
除卒司香火一日卒擁慧祝曰小人奉大仙特虔貧
特甚仙果靈當有賜否則何仙爲次日果於案間得
錢二百自是有禱輒應爲數悉微後將爲子娶婦需
十金已聯一錢會特緩不濟急乃焚香虔禱乞仙貸
十金約期歸償次早於龕內如數得之遂告歸司閭

者房內忽失十金疑卒竊取將勾攝之忽夢一人如
所塑仙狀告曰卒爲子娶乞貸於我無以應其求汝
十金無所用我取以貸之三月必償毋苦卒也事遂
寢卒聞之屆期償金聞者不受於是仙樓香火益盛
中丞初莅必牲醴親祭乾隆間某中丞莅任吏以故
事請中丞曰吾奉 命秉鉞是邦巫覡淫祀將申禁
安可以身先之矧吾官二品祭拜之禮仙豈能享乎
遂已居月餘司印僕開箱取印忽無有僕涕泣奔告
惟求以死塞責中丞亟命局轅門許入不許出內外

上下房舍詳悉搜檢并竈園溷罔弗遍三日無所得
或言公獨不祭大仙恐仙戲之盍姑祭乎中丞計無
所出勉徇其請登樓行禮祝曰今日果獲印香火弗
替過此必燬像拆樓以絕妖妄祝畢卽往賓館商奏
報道經西廳廳前有荷池固日夕往來不絕處也忽
僕從喧曰荷葉上閃閃者何物急視之則銀章一顆
端然在上遂得之凡巡撫銀關防例重八十兩非亭
亭者所能勝由是中丞亦敬仙無異詞辛亥歲元和
姜杜薊宮保巡撫楚南王事勤勞忽疽發於項日

野語六

以增劇首府薦一僧診治謂須刀割去其毒方伯薦一醫謂須投峻劑內消持論水火無所適從維時公子纔六齡夫人乃書三闕一僧一醫一無字命公子禱於仙拈得無字闕以告公以爲不治之兆姑置之是夜夢有神挾疽去次日腫消其病若失無何夫人又病亦禱仙有奇驗夫人乃潔牲登樓祀謝禮拜之頃見祭品魚上若堆糟然呼廚役瞧呵廚役以鮮魚辯取視之則魚僅存骨所堆乃魚屑也有記室某孝廉遊於苑中見蒙戎者過其前戲擊之將返齋見門

徑悉堆瓦礫迷罔不得入他人一無所見嚮之掃除
卒曰得毋開罪大仙乎盍禱諸其僕亟登樓崩角孝
廉豁如夢醒此姜聽珂別駕言別駕卽當日六齡公
子也

荔支

余嘗客於靈璧友人示余一荔支殼閒鏤小孔若古
錢樣而中無瓢核余詰所自來言有張王二生靈璧
農家子也鄰村相善乾隆乙巳歲奇荒有江北流民
胡姓挈眷至其地張娶其一女曰芷香有殊色王豔

之居年餘芷香有妹蕊香未字屬張作蹇修王遂聘焉及期則胡翁媼攜蕊至張所迎娶如禮而蕊尤妖冶與王琴瑟甚篤閱兩歲矣無賴子或挑之女告王王悲甚託他事毒毆之無賴子遂言王娶妖婦久必爲害鳴鄉里將搖惑之王察蕊起居飲食不類恆人且以貧家女而修潔特甚不能無疑也蕊覺遂與王絕而飛瓦擲石晝夜不寧王計無所施乞哀於芷香芷曰不費一金得如此佳婦信匪人蜚語妄想作朱翁子吾妹神人安用此薄倖郎哉張因請曲宥芷曰

郎旣見疑妹緣已盡若求寧處須設筵演劇款吾戚
族吾爲若緩頰王謹受教乃於曠處結綵樓二施帟
幕張盛筵待之鉦饒旣沸觀者如雲忽人衆左右辟
易中闢一路如有人入帳者然王惶遽跪道左以迎
劇將畢衆辟易如前王跪送焉啟幄視之筵中蔬果
已盡每座遺荔支二枚皆鏤小孔而無瓢核矣友親
見其事因得其一云

狐成神

錫山尤生成章締姻滄州朱氏乾隆癸卯歲尤往就

婚與同里曹君偕行抵袁浦舍舟從陸逆旅主人延
接慇懃與馬夙備言有滄州朱紳探知公等將到遣
伴相迓不煩解囊尤以禮意過隆竊慮其悞然姓氏
良符姑乘駕而行每至中火宿店主人必迎於道左
所述與袁浦無異歷十餘程賓至如歸欲致詢問而
來伴迄未得見旣抵滄謁其外舅陳謝供頓之惠外
舅領之成禮後夫婦譙談女曰長途儲峙得弗患困
乏否尤嚵然問故始知朱第故有孤惟女見之乃三
十許婦人舉止端淑無狐態言與女有夙契鍼黹翰

墨指示有法女稱之以母狐亦母道自居愛憐甚至
女將嫁狐問奩具所缺將以爲贈女告諸其父其父
慮狐物必攝自他處屬女謝却狐曰介介乃爾我終
歉然於心若並無珠勒敢以相貽卽出自袖中製極
精美珍珠數十其大如豆女拜受之又告女曰吾遣
伴於路迎新郎郎與曹君偕來行將至矣故知之居
無何狐常來與女談尤入亦不避但聞其聲而不見
其貌尤密告女請以外母禮見女述之狐弗許曰吾
倘以色示人肯戀戀於閨中女伴耶其婉辭之一日

野語六

向女言別問何往則曰去此百餘里有村社新建孃
孃廟吾往受此一方香火女訂期謁祀狐曰土偶無
靈謁之無益若出身相見則驚駭愚俗且三生已定
此別不過十年毋慙慙也女方欲致詰飄然已杳後
女舉二子一女癸丑年疾革告尤曰夢狐母輿從迎
我疾殆不起遂卒計之適十年三生已定者乃隱示
胎數耳

語曰牝狐多魅男子爲採補也是狐獨與閨秀善情
誼兼至可謂出乎其類者矣有人如此已足起敬而

况於狐乎其獲香火之奉宜哉

榴花

陝西糧道署爲汾陽王故宅三之一規製宏敞有窪處俗名坑裏老屋數楹無人居處庭院空曠雖有花木以偏近藩溷無賞玩者嘉慶初元勒侯保過陝大府設優宴於道署有雛旦某吳中人色藝冠其儔伍偶至窪畔小遺瞥見短扉內樹影搖撼一女郎手扳樹梢墜身而下朱衣翠裳光豔奪目且不審何等閨闈方將趨避女亟自內招之入引達一室繡幄綺疏

陳設精好有小炕藉以錦茵曳旦並坐旦自顧猥賤
驚喜交戰女曰此前官別院妾爲前公子眷愛留居
於此不意中匪人蜚語中道棄捐如永巷長門無人
過問倘成燕好保無驚虞偎倚之頃濃香溫膩旦心
蕩甚猶強制未敢肆女曰君原後勁妾愛前茅旣丈
夫而巾幗何妨巾幗而丈夫乎遂拊其下體以身就
之旦遂迷惘初旦出衆優不爲意俄筵上傳呼侑酒
無以應命倉皇稟白僉疑赴後庭之約觀察盛怒大
索不獲衆僕冥搜至窪中空屋旦乃仰臥塵炕上陰

精流溢氣息如絲昇回灌救良久始甦備述其異觀
察猶未深信後官親某洩於窪畔聞樹梢掃地作聲
視之則榴花兩株左右自動俯仰若拱揖狀大駭而
返園丁云窪中榴最蕃茂嘗非時作花前官顧公子
愛之移榻讀書其處夜分有朱衣女郎徘徊燈下姣
好無儔公子遂爲所惑有老僕微窺之動以危言乃
徙去始悟且所遇乃榴花之妖

如官

吳中呼雛姬爲姐官富商招之以侑酒閨門有其姐

官者色藝兼擅非重貲不輕出道光辛巳夏有豪客
十餘輩飲於酒樓命酒保持番銀二枚招姐官至歌
喉方轉舉座皆靡每一曲輒得番銀數枚姐官淺斟
低唱曲盡其技酒保間得餘潤亦係番銀珍肴迭進
嘉醴紛陳諸豪始而縱飲繼亦頽唐至更深其聲漸
寂酒保登樓視之則姐官星眼朦朧倦而假寢惟持
者獨南面飲啖餘客都杳亟向髯問髯亦出窗而遁
保疑爲妖人暴客者流遂呼店主起捕明燭周視則
席間肴核依然悉就餒收番銀乃市間所行冥洋始

知諸豪客特羣鬼耳自是吳中疫厲盛行深秋方已
姐官暨酒保獨無恙

珠勒

姑蘇婁門外二塘橋有姑媳二人孀居婦欲再醮媼
以年耄倚婦爲命未之許一日婦欲歸寧往返須二
日婦製炊餅二枚授媼而去既有尼踵門求施媼曰
龍鐘老婦食惟炊餅無可布施尼卽求施餅媼不允
尼曰我非強求特心愛此餅途中拾得珠勒一條願
以相易媼以珠勒饑不可食爲謝尼曉晤不已鄰婦

聞而趨視詢得其故見勒上珠大如豆乃曰一飯之
需吾能奉餉以二餅易此珍物何吝焉遂強持餅予
尼去留其勒次早婦歸問前餅食未婦告以故婦性
好妝束取勒視之綴巨珠以十數喜甚卽戴諸額須
臾顏色慘變伏地旋轉化爲巨龜惟雙鈎未化額上
珍珠已成黃豆而二餅依然在按鄰嫗趨見其異將
餅拋棄適犬過食之顛蹶立斃始知婦置毒於餅謀
殺姑託言歸寧以卸責也聞者爭往視龜人持數錢
予媼媼賴以存活此辛巳歲得自傳聞

偵釵

蕪湖浮橋南有入官甲第一區局鍵有年嘉慶間委員吳假作寓夏夜登樓納涼有敗草一叢命僕掃棄遂飛磚擲石門戶自開火從箱柜中出食物衣飾瞬息不見吳不勝其擾遷寓讓之擾如故山左張小海太守權道篆聞其事乃手書硃示鈐以關防揭吳寓吳眷屬步庭際忽室中有人呼曰償若物急入視之寂無人案上有一紙裹典券一張銀十兩餘卽遣僕赴典贖取則常戴之金釵也不知何時失去核計子

本銀數適符自是怪絕

崔生

太原某公宰鄆邑其戚崔生爲之理倉務一日崔飯畢赴倉去其同鄉友武告人曰吾知崔無甚過惡惜不久將死矣衆詰之武曰昨夢太原故役某偕一人在署外問何以至此曰有所勾攝且云奉差遠來資斧匱乏乞少假貸閱其硃檄崔名在焉問同行何人則本地所加役也面甚熟身衣藍袍黑褂帶繫皮烟囊醒後思之太原役死已久必陰司所遣故疑崔將

死耳衆囑勿告崔崔出入如常越三日忽患感冒尙輕又數日始臥牀不能起便旋須人扶持矣武室與崔並常視其疾夜半武於他所歸聞崔唱西皮調甚高急視之崔在地向牀跪以手拊牀作按拍狀武遂呼衆至舁之至牀則懵然罔覺矣不數日崔死衆歎訝武憶夢中太原役有告貸語乃購冥鏹數提送至城隍廟見廊下泥塑一役面貌及所衣藍袍黑褂皮囊與夢中所見無異遂舉紙鏹祝而焚之

異獸

乙酉春桐城人傳有猛獸六七往來村落間凡遇幼孩輒舐其兩頰去死者甚多村民皆稱爲虎晝夜防範有見者大僅如驢焦黃色人以金鼓火爆驅之獸卽作威毛蒙茸起大逾水牯徐徐而去實非虎也有司檄獵戶搜捕僅斃其一臭穢難近餘獸逃往潛太山中其患稍息或言三月初有僧七人渡江北抄化皆披檀香色衣抵桐界化爲七獸余雖不信但閩東軒主人述畧記載康熙乙丑正月有僧九人衣異色衣從餘姚化緣入臨安於潛昌化盡爲虎與此事頗

同豈所傳不妄耶

神誕

松江城隍廟有內宮塑夫人像於室妝臺拋枷咸備
旁列女侍狀貌如生官媒值灑掃甚虔遊人不輒至
乾隆間有常熟錢君挈伴遊廟瞻仰內宮而返夜臥
官齋忽叫號痛楚同輩以爲夢魘隔房呼之良久始
甦泣曰適夢城隍神坐胡牀上呵其褻慢宮寢命隸
杖二十因而叫呼諸君相喚時神猶未去畏莫敢磨
今尙痛甚脉腿際青紫潰損與受杖無異衆悚懼遂

送之歸

句容民甲乙二人鄰居無猜偶因田界小忿互相訐
控屢和屢梗頻年不解嘉慶己未秋甲寓城隍廟東
廊乙寓西廊訊有日矣忽一人偃僂入廟若被鎖繫
者跪神前喃喃作對簿狀觀聽之人肩摩踵接所供
初不甚辨旋以一手反背一手自批其頰數十復供
云甲投身作詞圖厚謝增飾誣罔乙又投身作訴復
卸罪於甲後甲乙俱願息爭身慮訟解卽無所牟利
乃左右交煽故日久未結云云供畢卽伏地聲嘶如

受杖狀移時昏暈其家人馳至昇歸尋斃方跪供時
甲乙隨衆觀聽旋聞所供係爲已訟且悉構煽始末
兩人感悔交至對神叩謝偕至縣庭請息和好如初
余友曹君言

武孝廉某公車赴都每日赴教場習騎射弓馬旣嫻
人材出衆衆以待衛期之一夕夢神人告曰汝父德
不勝愆汝母入會場孝廉以夢境渺茫不之信習騎
如故馬忽逸墮地腦裂死

冥攝

野語六

浙人成生者於吳江娶得一文君越二年生之妹歸
寧在家忽婦之故夫魂附妹體操吳音責婦曰吾家
非窘苦又有子我死汝儘可苦守吾臨終何等哀託
乃骨肉未寒汝輒決意再醮遺孤無人撫育而歿宗
祀遂絕吾屢訴城隍神今準關提遣吾隨差來拘汝
差等因無本地城隍文檄未敢來吾故先來相告婦
默無一言成乃曰婦女再醮法所不禁吾明媒正娶
事非略取汝敢來祟請亦赴吾邑城隍廟理訴語未
畢妹卽向外疾走成追之逕抵城隍神座下跪成焚

香叩稟歷述娶婦始末妹復作鬼語言婦棄孤再醮致令絕嗣已控準本籍城隍神準其勾攝語甚悉又作神語旣已控準應聽汝本管神定讞呼鬼役某甲諭曰此吳縣某鬼魂交汝收管七日內交婦去遂作鬼役應諾聲妹遂仆成亟呼醒之則曰吾何以來此告以故茫然不知也遂扶掖而歸旣抵家其婦復作鬼役語曰我某名生前與君祖鄰居交好我充本縣總頭役名頗著歿後僅在某名下充散役陰司非陽世比艱苦特甚吾子阿大今復爲本縣散役速爲呼

來既至則大加呵斥令其速退則否則拘汝去既而
曰吳縣神亦遣役來以吾故不敢相擾速設酒饌冥
鏹於門祭之成如教婦亦甦越三日成妹復作吳晉
肆擾成復牽妹至廟則廟中道士趨出曰昨夜吾夢
神陞殿因君家事方盛怒君既復來速俯伏聽命成
與妹跪神前良久忽作神語曰吾許七日交汝婦何
復擾鬼置辨神遂呼掌責妹卽兩手反交於背側面
向上若受責然復令前役押鬼回妹卽醒而歸至第
六日薄暮婦病作漏三鼓死矣計已交七日之限時

嘉慶庚辰五月

瓷土地

城南橫塘陳姓者向於景德鎮販瓷爲業因範瓷土地神翁媼像供奉於家一日有道士蓬首赤脚款門求施踞坐廳事傲睨無狀時陳賈於外家惟妻及幼子叱之而去旋出扇門則瓷土地忽在院中令子捧入龕自是無晝夜時間拍案移椅聲土地忽內室忽門外屢捧入龕瞬息自移馴至夜半大門自啓而土地當門立雖不爲大害而寢食不寧延術家禳禁迄

無效里中與陳有卻者多言以瓷起家必以瓷破家
如是者五閱月陳聞憤甚自景德回甫入門卽舉土
地碎之見有小黃紙畫硃符在神腹中遂投諸火自
是寂然

厭勝

郡東舊家子好博家業蕩廢惟祖遺大廈以年久頽
壞無售主生與婦臥牛衣中夜若有所聞輒技癢不
可遏婦百計諫之弗聽一日生赴博場婦篝燈夜績
靜中間擲骰聲跡之其聲自梁間出婦梯而視梁有

孔中置一盃盤有骰成么二三焉五鼓生返則嗒然
若喪復大負矣韓所有不能償乘婦寢將投繯婦固
假寐急起救之得不死詰其屢敗之由則色多么二
三也問色何若得羸生日大抵點多者勝惟么二三
最下婦曰胡不例行而逆施之生豁如夢醒遲明復
往顧室無長物婦裹一鏡與之懷至博所曰僕屢負
非現注不敢擾今從山妻乞得古鏡若再北以此質
金許可乎卽指懷中鏡示之博者弗疑生如婦教約
以點少者勝博者如約入局生復多么二三屢獲全

勝歷一晝夜夙通一清再戰則同人腰纏盡歸生案
矣及歸探鏡還婦則一瓷甕底耳婦乃趣生視梁間
盜生始知向爲厭勝所困舉盃及毀碎之自是絕意
泉盧勵志耕讀不十年舊業盡復

又

有南北阮者數世共廳事族屬漸繁居南者多科目
登應仕與馬喧赫震耀鄉里居北者多偃蹇事舌耕
納履或踵決聞得一衿輒構詞訟攬稅糧不復求進
取俗所謂破靴黨是也乾隆初年其廳事爲龍風所

壞惟南北二垣巋然尙存一老者過其處見南垣輒
隙中有物飄動視之乃小黃蓋也遂毀垣得扇蓋輿
馬之屬無數更毀北垣則維敝巾履而已說者曰此
厭勝術也何軒輊乃爾意其先南固長者而北素驕
吝者歟

又

郡東陳家兜有侯姓起屋五重其後一重時有鬼怪
出沒侯百方驅治無效屋遂空廢多年曾製備嫁裝
雕匠棲止其中入夜怪擾如故匠叱之少息有頃復

擾匠察其聲乃從西偏棟柱而下復叱之怪上棟而
隱匠以斧砍其棟上墨線次日告主人曰此屋鎮壓
之物在西棟上椽內我已斷其墨線不能復下其主
梯視椽內得小木片上畫披頭鬼形遂火之其起屋
匠未幾遭魅死

相傳厭勝之術甚夥若小試其術則庖廚門安倒
木能使主婦病嘔或言其術可禳法將初次所鋸
木根裹以紅絹藏香火龕中過厲作則取而投諸
沸湯煮弗輟則術者迷亂自承其奸

語曰小說家多載厭勝事然土木之工四民恆業卒歲勤苦取足給衣食而已信如諸說不幾同左道乎安有恆業中而雜以左道者蓋作室於造家之初大都近嗇工者流傳厭勝以破主家之嗇主家惑之乃優其傭值豐其飲饌寬其程期工者於是乎得計不知宅之吉凶一由天天非時日神煞之謂福善禍淫是也一由地地非風水向背之謂湫隘爽塏是也一由人人之於宅如身之於衣相體惟稱于公高駟馬之門李汧第僅容旋馬惟其稱也不稱斯不吉矣於

厭勝何尤

藏魂鑊

附架刑

吾宗雲軒

名元龍

乾隆丙辰進士初知四川綿州時有

惡棍爲地方害廉得罪狀杖斃之閭三日復甦後毆母其母持一鑊赴控曰此逆子藏魂鑊也先將生魂煉藏此鑊內官刑乃加血肉之軀以久煉魂治新傷體三日卽平復如故求先毀其鑊散其魂庶逆子可除如其言果斃杖下

按稔惡之人往往能煉氣架刑鞭笞所加如擊木

石問官無術以制惟用細竹篠盈把管其背則畏
疼與常人同蓋篠長而著處多非煉氣所能禦耳
此可施之盜賊慎勿加諸常人

符童

鄉村元宵諸戲有曰呪符仙童善其術者所在皆有
好事家具樂部鐙燭茶果之屬擇韶秀村豎數人被
以彩衣術者畫井於地抱豎立其中口噙以水自頂
至踵皆書符厭之大抵祇耳聾目瞽鼻塞口噤諸字
非鳥書雲篆也書訖焚冥鏤於戶外豎漸搖撼不能

立急扶定乃奏樂豎輒隨樂作舞或度曲豎亦隨曲
演之俯仰進退悉中節度與梨園不異惟不能歌也
方演時歌者或誤則豎呆立不動又戒觀者毋交足
交足則豎仆矣余兒時嘗觀於某搢紳家燈火如晝
鉦鐃競作觀者肩摩踵接堂中設紅氍毹妝武士一
人手提銅叉盤旋跳躍演劉海戲蟾劇衆皆歎賞繁
響漸歇笙簧繼作別妝生旦樂部奏玉簫崑調曲生
旦按曲演之神情意態妙若寫生余時但知爲演劇
不知以符戲也曲竟術者呼乳名生旦忽如夢醒洗

牧易常服乃常見諸牧豎耳相傳昔有梨園渡湖舟
覆溺死其鬼出爲厲湖濱人延黃冠用五雷正法禳
之不能制遂許爲符章聽以本業謀食歲初湖鄉隨
處可召惟不敢入城迨漕艘渡淮則不應以爲附艘
北去云

廬姑

廬姑不知何許人相傳其夫溺死覓屍不得姑縫紉
其衣赴水死越三日抱夫屍浮出遂以爲神湖俗女
郎每於春初會聚迎姑卜蠶法取全蘆一莖滌淨戴

其根置水盂內復截四尺許剖而爲二兩頭各以蘆
抄三寸作擔若肩輿然擇未字女郎二人舁之設香
案於密室善迎者望空作禮致詞者三舁者覺重則
知爲姑至矣舁登案衆女郎肅拜甚恭有所問則兩
蘆相擊數定盈虛凡陰晴豐歉年齒壽夭財利諸事
有數可按者悉示不爽如問蠶則以幾擊爲收成幾
分湖女重蠶信廬姑有以擊多致賀擊少涕泣者禱
畢人以針插蘆正中別懸一線遙相對蘆輒婉轉相
就穿線入針孔中穿畢蘆曲折入水盂內承其根以

出衆咸謂姑縫衣救夫云按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是人妾遭妒於上元日死世人作其形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曹姑歸去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卽跳躑不住無所謂盧姑者然盧姑捐軀殉夫與曹娥之孝相等其效靈固宜若紫姑特怨死婦女無足稱道今小說家豔稱紫而不及盧特爲拈出

野語七

伏虎道場行者編

語屑目次并引

客窗偶暇泛覽雜書遇有近時風尚潮所從來
或世俗相沿辨其訛誤隨手採錄自備遺忘間
有管見卮言亦存一二以爲譚天炙轂之資瑣
碎蕪雜分爲二卷雖笑牒言鯖無神果腹而芹
藿蒲鮓亦供采頤野人所屑屑正博雅所不屑
也語屑

日食

乘桴

倩

俵

君子小人

謬

姑息

鼎盛

方巾

牽錦

傳代

撒帳

合巹

花燭

鬧房

霞帔

掘藏

航船

哨船

掃晴娘

煞

寓錢

關先

黏果

壽藏

婦女拜

落籍

錢戲

錢

打秋風

引痘法

治寒病

治痰迷

虛脫

救急症方

附痧症
霍亂

祀城隍

祀土地

祀竈

社神

鴉片

治鴉片癮

附救服生鴉片

透光鏡

談虎

拳虎

義貓

肥蠟

骨種羊

畜呼

蟬

酒

鰱魚魴魚

野語七

語屑

日食

春秋書日食聖人未嘗明言其故惟詩云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乃借端爲喻也後世術數家先期推測不爽唐李淳風敢於上前辯食之晷刻時以爲神今欽天監更先定各省應食分秒是淳風之術不足數矣且每年有食或一年再食然則日食乃天文自然之數人君救護修省卽聖人迅雷風烈必變之意前

代臣工諫諍每以日食爲詞無怪乎難動九重之聽也橋李虞虹升天香樓偶得言日食乃日月合度陽上陰下爲否卦月食乃日月對度陰上陽下爲泰卦其言甚當而欲暢其說逞臆比擬反褻瀆穿鑿矣

乘桴

乘桴浮海乃聖人傷時之歎類乎寓言卽博望乘槎侈言入漢亦無從徵信意海中未必有桴有槎也孫桐軒明府言山東濱海漁人乘大筏置木櫃植帆其上入海取帶魚卽乘桴也

倩

倩說文云男子之美稱故東齊稱壻曰倩乃史記淳于意傳注云齊人呼女壻爲倩言可假借也夫使壻可假借則婦人從一之謂何此註謬甚

俚

虎俚之說出來已久玉茗堂詩又有銀俚其序云朱元芳族人於邵汀山中得窖金忽穢氣不禁長老云流賊窖金時閉人於窖中以守得金者祭而後可其說頗新余謂非良死者莫不有俚所謂討替代也

縊鬼溺鬼外若酒若色如其無佞何以能迷近時鴉片佞甚厲謂余不信請嘗試之

君子小人

嘗見農工商賈者流與人交貨財通有無爲數甚微必先立文券謂之先小人後君子迨市易旣成期約已至出券相質恪守弗敢違違則衆論所不予法令所不貸也於此有人焉察其貌儼然士夫也其與人交事理雖重財貨雖鉅未嘗立文約與者或請之則曰吾輩豈市井之徒而不見信耶與者語塞迨貨財

既得期約已至與者申前說輒佯弗聞若反唇相稽
輒飾詞以拒欲質成控訴又無文券可憑與者忿無
所洩將中中以詈揮以老拳而解之者曰彼固先君
子後小人者也於小人又何難焉

謬

黃山谷云惟俗不可醫余以爲惟謬不可醫若俗則
無不可醫世人特不肯醫耳醫俗之術奈何曰但須
讀書縱使通身無雅骨如能發憤攻苦沈酣卷軸至
於書味盎然則俗狀自除俗見自消俗累自釋俗念

自去而俗骨亦化霍然病已若謬則不然少不更事
固謬閱歷年深尤謬不識一丁固謬讀破萬卷更謬
古今不乏謬人然未有如漢之王莽宋之荆公之甚
者史稱莽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勤勞國家動見稱述
儼然賢哲而位望日隆威權日盛自以爲黃帝虞舜
之後乘時竊位覲然南面流毒海寓以底滅亡故咸
以爲其始皆出於僞余觀其漸臺被戮猶誦天生德
予之言則其消天罪惡猶且茫然不知直是謬之極
致耳荆公一生不近人情惟以謬也其小謬如衣臣

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其大謬如行井田青苗募役市
易保馬諸新法進三經新義字說無一非謬至於紹
聖建中之時謬焰未熄而北宋之元氣於是乎耗矣
嗚呼使莽不能以六藝文姦言荆公不知囚首喪面
而談詩書其謬未必若是之甚其流毒未必若是之
酷也夫詩書者砭俗之聖藥而必不可以治謬今苟
有人焉處富貴予聖自雄處困窮不安義命喻以禮
誼不爲德導以匪辟不爲欺遇君子不以爲賢遇小
人不以爲不肖索隱行怪舍正路而弗由放僻邪侈

溺而不返者將何術以醫之余曰謬入膏肓攻之不可達之弗及雖有和扁無所施其技故惟謬不可醫也然謬之病有輕重焉與其老而謬猶幸少而謬少不更事猶望其改老而謬則閱歷既深乖僻自是無他望也與其讀書而謬不若不識丁而謬不識丁者懵然無知爲害也小讀破萬卷則如王莽荆公以詩書濟其謬爲害也大

姑息

余嘗謂女子裹足不織咎在父男子讀書不勤咎在

母兄爲母者莫不欲其女足之繼其初裏也痛楚特甚啼聲慘切而其父愛憐姑息以爲女子所重不在此輒令家人緩之迨年長一年女亦自慚其大而骨格堅強不復能小爲終身憾凡爲父者莫不欲子讀之勤而童稚好弄視入塾爲畏途其母愛憐姑息以爲子齒尙幼百方迴護以遂其逃學之私迨年長一年習與性成不復振作而韶光易邁老大徒傷回首當年悔之已晚皆由姑息害之也女子無論已爲男子者愼母恃姑息而自悞而爲人父母者可不以姑

息爲戒哉

攝盛

娶婦之家必用冠帔妝新婦其婿亦衣公服農家則簪花披紅考明史輿服志庶人婚許假九品服今本朝通禮載品官士庶婚禮如父祖仕宦及有職生監等得從其父祖品服謂之攝盛惟實係庶民止用盛服

方巾

新婦蒙首絳帛名方巾杜佑通典議曰東漢魏晉或

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以紗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譏其六禮悉捨合卺復乖愚謂此雖不見於經而女子初嫁與男子覲然相對何以爲顏方巾之設亦通又新婦手執圓紙扇所以障面其義與方巾相類昔人多却扇詩其來古矣

牽錦

交拜禮成以紅綠帶作結婿與婦各持一頭牽引入房謂之紅綠牽錦戊辰雜鈔云女初至門婿去丈許

逆之相者授以紅綠連理之錦各持一頭然後入俗
謂通心錦又謂之合歡梁言夫婦自此相通如橋梁
也三日後以此錦分作二袴婿女各穿其一謂之永
諧袴

傳代

牽錦時以紅氍毹換貼地接入洞房白樂天春深娶
婦家詩云青衣轉氍毹褥錦繡一條斜卽此今率易以
米囊取傳代之義亦通

撒帳

新婦坐於牀簾者取果品遙撒之觀者爭拾謂之撒帳乃始於漢武帝於李夫人初至合卺後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

合卺

合卺之禮以臺盞二器酌酒進夫婦少飲之還合一器復分而飲之如是者再不知合卺杯古有其製胡應麟甲乙刺言云高郵守楊君家藏合卺玉杯一器兩杯對峙中通一道使酒相過兩杯之間承以威鳳

鳳立於蹲獸之上高不過三寸許爲漢器之絕奇者

花燭

交拜合巹訖有花燭之宴設兩筵於堂燃巨燭二旁
插大絨花佐以像生人物之屬新婦冠纓絡與婿互
爲定席筵筵宴畢擇齊眉有子者二人捧花燭導入
洞房此吾鄉俗禮也

鬧房

三朝內鬧房之俗江浙皆盛惟吾鄉猶不傷雅抱朴
子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

醜言責以慢對載之疾謬篇可見前代敝俗有甚於
今也

霞帔

唐睿宗賜司馬承禎絳霞紅帔以還世所謂霞帔起
此見天祿識餘今漢人命婦服用霞帔猶沿前代遺
製明史輿服志稱褙子

掘藏

遷居之家並歲除預作米飯下置豬臠並金銀器物
隔數日掘而出之謂之掘藏嘉蓮燕語載吳俗惟遷

居有之其祝詞曰自入是宅大小惟康掘藏致富福祿無疆祝畢祭竈然後食

航船

聚客之載曰航船高澹人天祿識餘云古樂府有夜

航船曲皮日休答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櫓

酒三瓶寄夜航

櫓木名汁甘可爲酒出山海經

沈石田客座新聞有

題航船詩曰西浙無車馬行船便當街渾身著木屐

未死入棺材退殼鑽篷出擻梭下堰來夜深相並處

爾籠我儂開

哨船

每年寒食節鄉村以農船駕四櫓上設彩亭旗幟列各種器械互較技勇諸藝謂之哨船駛行南北山前而東鄉雙福橋尤盛以溪蕩寬曠水清可鑑雙橋並立人物旂械與溪上紅紫倩妝倒映入水炫耀奪目其船往來較龍舟更捷藝復絕精如擲鋼叉過橋而而駛船越橋接之或彼船拋械於湖而此船駛往以流星槌勾取百不失一他若手搏角牴刀劍矛棍之屬凡可施於船者莫不備具篙櫓徐疾鉦鼓節奏悉

與角藝者合一人喝采萬口同聲爭雄角勝喧填竟
日嚮以新興港湯氏首推湯君以武解元領船訓練
精熟勝於他處耳其原因地近太湖聽民設船巡哨
以禦盜賊但不知所從始意必錢氏有國時或張士
誠據吳日所設今永平日久遂相沿爲嬉戲之觀按
唐杜牧已有吳興觀水嬉事而水嬉之目無傳殆卽
此類歟

掃晴娘

時值苦雨閨閣中以紙剪執帚婦人懸於檐際呼爲

掃晴娘北方亦有之稱爲掃晴婦金鶴鳴老人李俊
民有詩云卷袖褰裳手持帚挂向陰空便搖手前推
後却不辭勞欲動不動誰掣肘偶人相對木與土神
女但誇朝復暮龍公不作本分事中間多少閒雲雨
見說周人憂旱母寧知東海無冤婦慙慙更倩封家
姨一時斷送龍回首

煞

世俗煞回之說剏自道流按亡日干支定期以爲亡
魂必於是日回故處有煞神監之江淮閒以是日爲

至凶舉家遠避說部書多載之獨吾鄉不但不避而
且用接至期門戶堂室悉布祭品冥鏹之屬設傭於
亡者之寢道流率孝子跪迎三次名曰神迴戚族多
於是日致奠相沿旣久雖有識者亦忘其鄙誕不經
矣

寓錢

近時喪祭冥鏹最盛祭祀祈禱之外有生前預修佛
事焚冥鏹若干名寄庫商賈酬神於神前借錫鏹藏
諸家隔歲則倍息還之近日市易番錢盛行武林遂

造冥洋售賣益以官寶方錠硯製惟肖良可嗤鄙宋
孫君孚升談圃云王荊公以勞病夜焚紙錢平甫戲
曰想天曹也行倉法觀此則世俗更無論矣考漢以
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寫錢爲鬼事法
苑珠林以紙錢起於殷長史又洪慶善杜詩辨證載
文宗備問云南齊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剪紙爲
錢以代束帛至唐元宗時王璵爲祠祭使始用紙錢
禱神矣陶穀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
皆寓於形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此近時紙

寶之權輿也宋初言禮者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而世俗仍用之故呂南公有錢鄧公不燒紙鏹頌在唐惟顏魯公張司業不用紙錢戴埴鼠璞云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異此爲通論

關先

俗以巫媼召先靈謂之關先獨樹村有媼年三十餘丰致灑脫善伺人意其行術也詢亡者姓氏及生死年月喃喃作絮語須臾目垂神倦作欠伸小語自喉間出口我來矣問識我乎曰識則呼其小字暨尊卑

年齒稱謂百不失一且能操生時土音遇召祖先多作訓誨莊語及廬墓吉凶事若婦人之召夫或殤亡兒女尤神情淒惋語刺刺不休生者涕唾汎瀾若相逢於地下者有鄰塾師某翁故明經也娶某氏琴瑟甚篤死十餘年矣聞媼名買舟詣之屬召亡室媼如教徐曰我隨夫君來也舟小風逆幾被吹回伏君左脇間得達君其憊乎我素得翁姑歡心地下亦無所苦我子某長成好學可獲一衿惜無壽者相我夫婦一盂麥飯賴前姊子耳語竟復呼前子至前作懇摯

語翁詰及生前隱秘事輒切切對之目汪汪欲淚兩
頰發紅潮若不勝情者翁旣返嘖嘖道之余曰此愚
夫愚婦昧於理者所爲丈讀書破萬卷而顧爲巫媼
所欺不亦似乎翁掀髯曰笨伯子以我爲信之耶老
懷無賴假巫媼作亡妻觀耳

黏果

筵宴祭祀席上都列黏果凡五謂之看席相沿不廢
唐少府監御饌用九盤裝烝名九鼎食此筵宴用黏
果也明光祿寺凡供內府祭醺果品用簇飣餽工滋

費孝宗改之此祭祀用黏果也其數五者不敢僭也

壽藏

世俗作壽塋貯油一缸內燃長命燈其原起於沈彬
彬武康人南唐保大中官尚書郎致仕江南野史云
彬居有一大樹嘗曰吾死葬於是及葬穴之乃古塚
其間有古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壙頭獲一銅牌上鐫
篆文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熟留待
沈彬來南唐近事載彬荷杖郊原手植一樹戒諸子
曰異日葬吾此地居數年彬終諸子信術士語於樹

北數尺地卜葬是夕諸子咸夢其父訶責擅移葬地
禍其至矣詰朝乃依遺命伐樹掘土深丈餘得一石
槨蓋上刊篆文云開成二年壽槨一所乃舉棺就槨
葬之此雖篆銘異詞要皆壽塋之證

婦女拜

婦女拜手曰萬福王廣津宮詞云新睡醒來思舊夢
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亦萬福也竊見名輩尺牘多
用萬福勝常等字鄙見惟閨閣用之尤宜又婦女簡
啓書歛衽虞虹升兆天香樓偶得以坡翁舟中聽大

人彈琴詩歛衽竊聽獨激昂爲男子稱歛衽之證余
閱金王鶚題王若虛滹南集引末署後進東明王鶚
歛衽書尤與書頓首者相似今都下婦女改書端肅
拜按周禮九曰肅拜注但俯下手今擡是也今禮部
儀注婦人拜有一肅三拜兩肅六拜三肅九拜等文
是肅拜較歛衽爲切

落籍

前明設教坊司罪人家屬沒入其中不少名門淑媛
徒惜一死墮入烟花仁人所不忍聞是以名妓甚多

宮有籍記故除名贖身謂之落籍今無此名妓家養
雛姬教以歌曲用作錢樹子間有能誦千家詩數首
卽爲雅品縱有詩詞盡出捉刀之手而吾鄉吳珠泉
著續板橋雜記吳門管靜山英復有吳門畫舫錄皆
青樓點將簿其所稱道得毋過譽

錢戲

古來以錢爲戲一曰意錢後漢書梁冀傳有意錢之
戲何承天纂文謂爲詭億張仲素詩林間踏青去席
上意錢來一曰攤錢少陵詩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

攤錢高浪中今灘河船家尤好之又曰擲錢以字摹
分勝負見東臯雜錄又曰打錢趙光遠詩斜指瑤階
笑打錢文同詩稚子天寒猶打錢又曰撚錢避暑漫
鈔慈聖光獻曹后在父母家與羣女爲撚錢之戲后
錢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又曰斂錢王建宮詞暫
向玉階花下坐斂錢贏得兩三籌近時博戲有搖攤
卽古人意錢攤錢法而以骰易錢耳

錢

市間私錢甚多官爲申禁祇滋胥役索擾之端不但

野語七

無益勢必轉盛緣胥役得規一次則經年不復過問
民間行用無忌也然禁之之法甚易須制錢秤一竿
責每種舖戶各領一竿餘舖俱聽自置與官錢稱較
準每足制錢一千以百兩爲式曹平六其市間折扣
底串等聽其除算凡以錢交易惟不許用鉛錢其銅
錢不論大小總以分兩足爲度錢大不妨數計錢小
卽以重計以今日小錢稱之須兩三文抵一文無利
而有耗小錢不禁自止矣又江浙通用洋錢每枚重
曹平七錢三分計一百三十七枚合重一百兩缺一分

今足紋易洋錢每不足此數卽輕重相等而歷來銷
鎔洋錢僅得紋銀九折人所共知惟民間習用已久
取攜較便雖奉申禁通行如故竊意外夷來中國交
易旣以無用易有用又以九成代足紋久而久之行
用諸處耗敝不可勝數目前銀價日昂亦由於此有
司但出一令每洋錢一圓九扣作足紋銀六錢五分
七釐凡納賦買賣及一切錢債交易俱准此定斷初
行亦未必甚便然而計之利益不可勝言幸當道
採擇

野語七

打秋風

千求飲助曰打秋風郎瑛七修類藁云米芾書札中有抽豐二字疑卽秋風之義言彼處豐稔米糧有餘抽而分之耳其義固通但昔時有爲靖江令者善詩畫有鄉人往干之臨行令贈以畫燕一幅題詩云馬駝沙上縣初開城郭人民沒草萊寄語鄉關新燕子秋風切莫渡江來可作秋風二字之證

引痘法

南方種痘法用痘苗絮裹寒鼻孔效速而出稀然胎

毒有淺深猶或十失一二余在皖城見新刊引痘略一書乃南海邱浩川所輯爲萬全良法略曰外洋無痘後由他處傳染患者滋多惟畜牛取乳之家不染醫者玩牛乳旁有青藍小疱形與痘類於是按古針刺法取牛痘之漿種人兩臂消燦清冷二穴旬日果於種處出痘數顆按日灌水按日滿漿按日結痂落靨無一損傷無一復出以後卽用小兒痘漿遞傳其種嘉慶十年由小呂宋載嬰兒傳至澳門適浩川未出天花身試果驗行之家人戚友無不驗者於是洋

行屬浩川住會館專司其事歷十數年種者盈千累
萬無一損失按銅人圖消爍穴去肩頭四寸清冷淵
在肘上三寸幼孩大小不等以此類推其刺穴種痘
用尖薄小刀長寸許仿洋式其取漿用象牙小簪兩頭
尖利刺皮僅一紙薄濶一分許將苗漿連刺出微血
注於穴中自然奏效種幾顆出幾顆從不甚多不拘
寒暑不用服藥如痘漿必不可得亦有取靨作苗者
簡妙無比 按此書今在皖城育嬰堂刊送其未盛
行者一則痘醫衣食於此若症無平險治無方藥則

其道不重其酬亦薄必多方曲說以尼之一則漿不
易得且有子之人愛惜過甚聞欲刀破其皮不肯試
種鄙見難以取漿儘可參用中土種法仍用痘靨種
於消燥清冷二穴至於畏懼破皮不妨先取年歲稍
大者試之况男女年長未出痘至通經後始出一遇
精洩與天癸來時未有不死欲保長成子女惟牛痘
法萬全慎毋惜分許薄皮貽日後身命大患也稍大
者既出即可取漿遞試本家嬰孩推而廣之種時既
不甚痛出時又不患苦何樂而不爲乎

又

董閭石含蓴鄉贅筆云安慶張氏種痘法先收稀痘漿貯小餅錄小兒生辰焚香置几上將黃豆一合傳以藥按方位埋土中取所貯漿染衣衣小兒黃豆三日萌芽小兒頭痛發熱五日豆長小兒痘亦發十日而萎兒病遂愈云云其法今不傳卽或有之亦詭異不可試

治寒病

夷堅志云趙三翁

進

字從先得孫思邈道要爲人嘯

呼按摩疾痛立愈有保義郎頓公苦冷疾趙詢其病源時方盛暑俾就屋開一窗於日光下射處使頓仰臥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斤移時日光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而腹中雷鳴下瀉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爲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乃令滿百二十日自後宿病如洗壯盛如少年趙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又不審虛實徒受痛楚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徐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五六月爲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

綿衣熨斗盛炭火慢熨之以聞濃艾氣爲度亦其次也 近有友人略師其意作薄綿長兜肚以艾作棉貼肉灸之臨睡自用手爐照法烘熨以鼻觀得艾氣爲度甚效其法更簡

治痰迷

海鹽徐洙源之族人某居邑西小墅耕稼爲業道光丙戌秋於叢塚旁見一龜純白如玉其紋際悉作金色徐異而拾之將鬻於市有隣人欲買之酬直一千徐疑而不售隣復增至二金仍弗與致相爭競有老

者過之詢得其故問購何用隣曰祇愛其異耳老者
曰白龜常有之物何足爲奇吾知若非素封以數金
購此玩物倘龜死或逸去奈何隣然之遂散去老者
問徐曰若知此龜亦有用乎徐因詰之老者曰此天
以小富與若也龜入塚墓年久食死人精血故變白
色更食死人筋故紋際作金色若將此龜煨成炭配
藥和爲丸如黃豆大遇有病痰迷及瘋狂之疾投一
丸立效乃示以所配之藥徐詢老人里居則曰在王
涇西橋畔徐歸如法製之治瘋痰疾應手奏效遠近

爭購余戚有患此疾其家亦遠赴購得一服而愈於是徐所得不貲家以小康乃備盛禮至橋畔覓老者酬謝先因倉猝未詰姓氏遍訪不得徘徊橋畔至社廟小憩舉首見土地神白髮飄然彷彿前遇老者也乃備牲醴祀謝焉余少時隣有瘋者療治不痊或曰叢塚中龜可治其家覓得煨熟與食凡食數枚病良已然不聞得白色者以彼證此大抵食精血未久其色未變其效亦緩若白者信治痰迷聖藥至老者所授藥方不傳意必故神其說耳古今醫書充棟而瘋

痰治法往往寡效故著其說

虛脫

海鹽顧生言常臥病甚苦忽覺兩足從牀檻隙伸至地檻不爲礙遂凝然能立其病若失目前惟見一燈火甚明耳中聞哭聲甚多遂惘惘向外行則燈火漸小哭聲漸遠復前行哭聲不聞燈光極微不辨路逕乃回身至家自外達內無所隔闕而燈火漸大哭聲復作且近至所臥牀上則患病如故啟目見家人環視始知脫去已兩時許因胸溫有脈息乃撬口以獲

湯灌之始回生云魂從外出昔所未聞殆虛脫非死也然非獲湯亦真死矣本草言人獲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觀願生事信然矣然時感症脈象亦與虛脫相似富貴人往往有誤服獲致殞者可不慎歟

救急症方

附痧症霍亂

道光辛巳夏江浙酷暑人多患急症起病脈散牙緊手足麻木喉腫心疼救治稍緩須臾殞斃醫家罔識遠近死者日以千數自南至北傳染半天下交冬方正好善者刊布方藥不可勝數內有一方尤奇驗方

云此名硃砂症又名心經疔乾隆元年貴州省曾染
此症丹平山石岷雷擊忽現此方用牙皂三錢三分
硃砂二錢五分明雄黃二錢五分北細辛三錢五分
廣皮二錢廣木香二錢蘇合香二錢桔梗二錢貫衆
二錢蘇薄荷二錢枯礬一錢五分白芷二錢防風二
錢法夏二錢甘草二錢右藥共研細末裝入磁瓶隨
帶身旁凡老幼男女如患此症先用藥三分吹入鼻
孔再將藥一錢薑湯沖服服後用紅紙捻照心窩背
心舌底三處見有紅點發現卽用針挑破內有紅筋

挑出方保無事此症命在頃刻若能急救延至週時
許卽不死此方凡感冒傷寒痧暑皆可治藥須預備
若病至求藥則遲各州縣製此藥活人甚多吾湖是
年患急症者俗名吊脚痧卽絞腸痧之變症急用針
挑十全七八而挑手劣者轉有誤挑穴道致命不可
不慎凡患此症死一腿必縮交秋又變爲上吐下瀉
卽霍亂也醫書忌穀氣而粥湯尤忌如砒鴆患此悞
飲而死者極多不可不知

城隍之名見于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注伊耆堯也蓋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祭城隍之始見王文貞崇簡冬夜箋記

祀土地

湖俗不論士庶家奉土地神遇節序必與竈並祀祀用糕資粉鹽之屬不用牲從簡也按祭法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祀戶或祀竈然則祀土地猶祀戶遺意惟與竈並祀不免越禮耳

祀竈

孟夏祀竈著於月令世俗乃以臘月二十三日祀而送之起於漢宣帝時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見祀以黃羊暴至巨富此俗所由仿也今吾鄉用粉繭餚饋之屬未嘗薦羊淮南子有炎帝作竈神之說又古周禮說謂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祀爲竈神故民間遂稱之曰君曰王褒越已甚後漢書注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又莊子注髻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荆楚歲時記竈

神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頰西陽雜俎竈神名隗
狀如美女又云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
女皆名察治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
尉天帝長兄砌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玉池夫
人一日竈神名壤子諸說皆怪誕不經惟特牲饋食
禮云尸饔而祭饔爨以謝先炊者之功鄭元以爲是
祭老婦報先炊之義最爲合理

社神

村社之神曰當方土地鄭蒞畦

元虞

石柱記箋釋云湖

俗信鬼神有村落必有廟宇奉一神以主香火好事者遂至訛傳指不勝屈云云今舉尤謬二事辨於左
世傳東林山土地妙喜夫人言兩神相博妙喜負以夫人償之而情好未絕每從牆隙通款曲廟祝修葺旋就頽壞後於牆隙設一牖遂已噫社神固難得盡賢然必生而端慤斯歿而爲神以室家償戲債無賴子所不爲而謂神也爲之乎按宋闕莊駒陰雜記

顧中丞璘正德間知台州撤土地祠夫人像移

神事果爾則世俗譌傳亦由士大夫作俑也

康城土地嚴康前溪逸志略云野老言康邑人奇醜而力爪牙爲兵革膚爲鍔惟喉三寸肉妻鮑三娘美而勇各治兵爲幕府時有花關索者年少美容儀鮑悅而私之矢貫康喉而殛今村莊雜劇演其遺事而康廟像祀夫婦二人別祀索於何村爲孤土地云康怙力強死鮑淫奔殺夫索竊妻暴行而祠宇相望是崇姦教亂也意者傳聞實乖乎

鴉片

一旂員帥閩有家奴酷嗜鴉片懲戒不悛遂以此斃

族員察軍中嗜者尙多以理論以法禁皆面從而背
非帥恨甚令剖視死奴腹其肺作青黑色取出懸之
簷前以觀其異日晌午則肺大倍於常須臾有蟲無
數自肺內鑽頭向外肺僅如衣膜然其青黑皆蟲也
呼食鴉片者以烟噴之蟲稍縮連噴七八口肺卽如
故始悟每日上癮之故漸遵其禁

安福阮侯亭大令

藻文

題煙鬼圖詩云鴆酒不能止渴

漏脯不能充饑胡爲乎甘毒如飴熏灼肺腑焦肝脾
欹枕側眠管倒吹杖端火噴流膏脂兩目昏眊筋骨

疲一朝斷引作蠅癡謾言一雄將十雌有限精神預
抽支甘心便死荷鋪隨可憐如玉好丰姿轉胸凸肩
若行屍暗中有鬼饞眼窺認作呼朋入座時張口涎
流意睚睚攫食無方拾地遺此曹便是前事師嗜好
成癖忠中之安得青囊出天醫洗腸滌胃爲爾治不
見前日席中歌舞兒秋墳鬼唱夜聲悲

聞之老客言此物各國皆有其來初不由海關沿海
郡邑皆有窩販探海舶將近卽遣麻瘋駕小艇載空
棺往海中接取麻瘋最易傳染一染卽終身成癢故

人咸畏之其昇棺起岸無敢問者既入內地售法詭秘且沿海嗜者尤多互爲藏護敗露絕少仁人君子幸思所以絕之

治鴉片癮

附救服生鴉片

直隸良鄉傳治癮方云生薑一觔切薄片用上好鴉片膏四錢水一中碗調拌薑內入銅鍋煮乾以線起晒至半乾切成細塊候乾收貯凡有癮一錢者用茶送薑六分逐日減少永可除根癮有大小仿此增減癮至五錢服一料便愈不想再喫百試百效 又常

服野百合亦良 服生鴉片者立斃救法急殺一鵝
取熱血灌之無鵝可以鳴代俱效

透光鏡

湖鏡有背作龍鳳紋者置於日中其光反映壁間背
文龍鳳了了可辨謂是透光鏡遺法沈存中夢溪筆
談云有透光鏡背銘二十字承以日光則背字皆透
在壁上周公瑾癸辛雜說亦云對日映之背上花草
盡在影中皆詫爲異寶今龍鳳鏡銅質規製止是常
鏡並非珍物而透光之故售者終秘不言余每見舊

鏡雖無纖翳而鐙光照之倒影在地有若星點若水泡者偶問之鏡工工曰此鏡病也範鑄初成銅質不精往往有砂眼釘以紫銅磨治後不見釘痕惟鏡光反映他處釘痕必現如星如泡者是已余因悟龍鳳鏡乃鏡面鑿龍鳳文一如其背嵌以紫銅磨治光平湛如秋水不見嵌痕而倒映之影龍鳳自現沈周二公所見透光鏡不外此法平平無奇非銅質真可透光也前賢漫不審察強以理格反爲俗工所嗤

談虎

郡屬山鄉間有虎獵戶捕法不一嘗於竹園內架席作小寮拘巨竹去枝以梢插地若圈門然縛生羊置寮內門口作小窪置肉其中繫繩於竹梢作雙套結環於窪口虎聞羊鳴尋聲而至羊在寮內內在窪內虎眈眈垂涎甚特畏圈門不敢入盤旋良久乃轉身以後足爬肉甫入窪卽爲繩套拴繫愈掙愈緊帶動竹梢卽拔地而起虎懸空際初猶奮擲竹宛轉隨之移時虎力漸微竹梢向上虎體倒懸獵者靜待其斃而後取之謂之釣虎

語曰甚矣貪之害生也明知禍機所伏徒爲腥羶所惑輕蹈危機遂致自縊其足倒懸莫解可嘆也亦可哀也自古英豪威信名立而能不貪其餌全身遠害如少伯子房者有幾人哉彼暴而貪者何惜焉

又

處州宣平縣山僻無城嘗有廣文留客飲遣役市鮭菜良久不返遍尋未獲次早得於山溝內僅存一息周身無損惟失所戴藤胎紫纓帽相去尋丈外有虎危坐衆舁役歸攜械往逐先之以金鼓繼之以鎗炮

虎卒不動迫而視之殭矣其地蹂踐狼藉虎體亦無損惟口內纓帽在焉追役甦問之言是日猝與虎遇膽落仆地虎嚙其帽去乃滾身入溝得不死云蓋虎牙俱著藤胎口開則胎亦開口合則胎亦合且纓著喉間呼吸必作癢騰踔旋轉無由得出力竭自斃耳語曰錢希言猶園載吳興山中有六歲小兒將斗戴於頭上而行中途遇狂風一陣頭上之斗欻失所在歸告其父不知何故其父明日入山忽見黃斑虎死於谷口呼伴往視喉間一斗在焉與此事正同然纓

帽爲物柔不可茹剛不可吐其斃虎視斗尤趣彼眈眈弱肉者亟當餌以纓帽勿以木斗

豢虎

太行山有老僧豢一乳虎飼以蔬豆甚馴伏數年虎壯大依老僧以居出必隨行若有知識雖雞犬弗噬也居民以僧能豢虎咸以伏虎禪師尊之僧講經說法巍然高座居之不疑一日偕虎登山僧鼻血注地導虎舐之虎舐訖遂噬老僧而逸長城延荔浦君大令陽城人也作豢虎行詩曰老僧袈裟日登座蓮臺

脚下黃斑臥人傳伏虎佛再生膜拜紛紛游客過一
朝偕虎登前岡鼻血下注導虎嘗虎食人血虎心變
此時已不認僧面初來於菟小於狗豢養豈防脫虎
口深山雨霽月吐稜雙睛閃閃明於燈人情轉眼不
相能何怪虎忽殺老僧嗚呼老僧伏虎虎不許虎殺
老僧僧自取當時何不學支公養馬養鷹不養虎和
者甚多

語曰昔嚴顏譏劉璋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若老僧者
殆現身說法者歟然黃其斑白其額明明是虎人皆

遠之獨衣冠其貌而搏噬其心者人見其貌而不見其心往往疎於防閑甚且狎而玩之迨一旦舐血頃刻反噬爲老僧之續者不知几幾嗚呼君子能無愼所狎乎

義貓

興化宰宛平劉先生見民鬻一貓於筆工金晴綱爪身白而尾黑先生憫其將就剝也倍其值買歸署中貓外馴而內猛具有虎威不捕鼠而鼠靖蓋聞聲匿跡也有貴人見而愛之乞於先生不之與乃陰使僕

竊之攜往長安閱旬餘貓忽踉蹌歸因益奇之不使
離左右雖坐衙理事貓亦隨之後一年先生歸田里
攜貓行投逆旅宿館人具夜膳置酒焉先生舉杯將
飲貓臥案側忽躍起傾之復斟復傾者再先生心動
託故出詣其邑告之拘館人鞫訊具言實覲先生裝
置鵠酒中以進也先生素奇貓至是且德之焉旣抵
家一日貓忽呼躍不已又向家人作拱揖狀衆駭詫
欲擒之貓且走且拱引人至園池畔則七齡公子方
溺於池急救得生於是衆咸愛貓且敬之矣迨先生

卒貓遂不食死金陵女史王德卿與女公子厚作義
貓記此其崖略也德卿有德風亭集百餘卷鉅製甚
富當道將爲之梓行并誌之

語曰貓固有忠信仁智若此哉具茲四德人類所難
而猶然貓也可慨矣然吾聞德卿秉淑慎之性兼奧
博之才其詩古文詞下筆數千言泉飛潮湧儼然作
者尤精天文算數之學著作等身他若青鳥岐黃家
言無所不通且力可扛鼎射必貫札此士林所罕見
而猶然一女史年甫三十而歿不大可哀乎意德卿

之記是貓蓋重有感矣

肥蠃

嘉慶甲戌歲大旱郡金蓋山樵者於澗中見一物龍首龍身長丈餘四足五爪金鱗遍體儼然龍也越數日猶蜿蜒澗中絕無飛騰之意其腥特甚蟻聚鱗際入水則蟻浮水面就而食之鄉人慮其變化舟載至太湖棄之或曰此名肥蠃以蟻爲糧山海經云太華之山有蛇焉名曰肥蠃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良然惟六足四翼之說不合考方輿勝覽又云鱗蛇出

安南雲南沅江諸處巨蟒也長丈餘四足有黃黑二色膽入藥黃者良未知孰是惜未剖其膽試之

骨種羊

初不甚重近時以其皮爲裘制衣帽惟黑白相間細而色勻者尤貴名草上霜孔平仲雜說載楚石大師言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初冬未日未時以羊骨埋地中至季春上未日爲吹笳呪語有羊從土中出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西域波斯國則以羊脰骨種之見浦江吳立夫詩元劉郁西使記又云黑契丹名乞里

彎壠以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
長驚以木系斷便行至秋可食是種法不一今其皮
甚多葢中土亦能種矣

畜呼

凌忠介公釋湘烟錄云呼雞聲爲𪔐鵝爲𪔐鴨爲𪔐
豬爲囉猫爲𪔐羊爲哩其來厯亦古按字書𪔐讀若
祝說文云呼雞重言之𪔐見楚詞及韓詩外傳而呼
鴨當作𪔐音唯𪔐集韻音何衆聲無呼鵝解囉廣韻
爲小兒語他如𪔐囉𪔐囉等字無呼猪解𪔐哩二義

俟考

煙

烟之肇錫曰淡巴菰姚旅露書呂宋國有草名淡巴菰一名金絲醺是已所謂淡巴菰者名義何取南海中有淡巴國氣候恆燠無霜雪多奇花異卉然則是草乃淡巴所產流入呂宋歟方氏物理小識烟草明季出自呂宋萬厯末馬氏始造名曰淡肉果則下二字又迴別矣劉廷璣雜志閩外人相傳高麗國其妃死王哭之慟夢妃告曰塚生草名曰烟草采之焙乾

以火燃吸之則可止悲如言采得遂傳其種則又非
始于呂宋矣大約東南海外諸國皆產此其入于中
國乃自閩粵始有曰粵中有仁草名金絲烟見熊人
霖地緯曰南方有蘆酒卽烟草見楊升庵代山集八
閩以盧家烟爲第一汪氏本草備要亦曰閩產者佳
又謂其性辛溫有毒其治寒溼瘴霧其氣入口醒能
使醉醉能使醒饑能使飽飽能使饑人以代酒代茶
終身不厭故一名相思草食物本草又補汪氏所未
及曰一名烟酒誌其名之殊也曰春種花秋取葉記

其生成之時也曰曝乾切絲如細髮著其製之法也
曰草頂數葉名曰蓋露言采取之當識別也嗜之者
則分廿餘話載慕盧先生有甯可無酒不可無烟之
語花鏡載檐不歸之諺惟三儂贅人自廣序戒爲不
可嗜論此者則江子蘭文房約有烟草一則詠此者
則近時海鹽朱履中有淡巴菰詞一百首至其吸之
以管亦仿古人遺製古用以吸藥氣治寒嗽製許蘇
翰良方

本朝繙譯烟曰淡巴吸烟具曰呼氣袋然羣芳譜本

草綱目皆不載惟烟當作菸字書引宋玉九辯葉菸
邑而無色今句正韻音烟廣韻註爲臭草是三代時
本有之蓋未達不嘗耳

酒

產物不齊釀法亦異如苗俗以柿釀酒南蠻檳榔酒
辰溪鈎藤酒扶南石榴酒赤土國甘蔗酒伽蘆國椰
子酒西域葡萄酒品彙實繁更僕難數惟暹羅國以
秫爲酒卽中國之高粱也特不知釀法何如耳
火酒以高粱爲首陶公五畝種秫卽高粱也米酒近

推越中然吾鄉以烏程氏造酒名縣所產殊不多讓
惟火酒好酒其名太俗余謂秫酒佳者如名將米酒
佳者如醇儒擬更名秫酒爲武酒米酒爲文酒

鰮魚魴鮓

貴耳錄云賈師憲喜苕溪鰮魚趙與可造大盤養魚
千頭作機使灌輸不停魚游泳自得數舟上下遞運
不絕一魴鮓形類鰮而多小不足貴惟青塘橋下有
大至兩許者極鮮美按爾雅釋魚有魴鮓郭景純註
江東呼魴魚爲鰮一名鮓音毗今湖鄉多魴鮓至大

不過二三寸其鰻魚有觔餘者形雖相似但鰻之極小者較魴魮稍狹稍厚截然另是一種郭註殊悞余幼時亦以爲一爲漁家所嗤